

经史百家杂钞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目錄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蕭望之傳

後漢書班超傳

臧洪傳

三國志王粲傳

諸葛亮傳



共壹百壹拾陸本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目錄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返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

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以上祁侯書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

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
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
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廩葛
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殯故聖王生易尙死易葬也不
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畱歸鬲至死者不知
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葬以上王
孫答書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
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
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
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

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

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以上斬監軍御史

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

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

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

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

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

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

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

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以上爲渭城令冤死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

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瑯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

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

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

嘉猷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亥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

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以上嘉薦雲爲御史大夫是時少府五鹿

充宗貴幸爲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

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

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旣論

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

爲博士以上說經折五鹿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

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傳誌上三

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
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
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時
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
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
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
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
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
世以上與陳咸俱廢至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
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

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
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劔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
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
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
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
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
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
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以上廷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
屏張禹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畱雲宿從

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畱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槨。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

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
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
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
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
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
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
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
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
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
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

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
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白銜鬻者不可勝數漢
家得賢於此爲甚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
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
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
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
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
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
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廟堂之議非草
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

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轡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眾多也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毆除倒持

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醕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